

明皇陵碑



七修類藁卷十三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兩郭子興

國朝追封滁陽王郭子興乃太祖初起兵之外父定遠人也功臣郭子興則封鞏昌侯者也其弟英亦以開國功封武定侯今子孫世襲事寔見功臣錄

黃蔡葉

初張士誠委弟士信為丞相守杭後復令潘原明取

七修類藁卷十三 國事類

弟同姑蘇謀國時士信專用黃敬夫蔡彥文葉得新然三人黃書生蔡業醫吳星士也吳中因作十七字詩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蔡葉一夜西風起乾癟至吳元年九月初八日癸未是日西風大將軍徐達攻破姑蘇從西門進兵擒士誠等然後知其為讖也

英宗復位寔錄

景泰八年正月上有疾免朝數日百官問安太監興安曰徒問不能為社稷計于是十一日科道奏立東宮十二日禮部會羣臣又奏旨意不允云十七日出

視朝也十四日諸衙門又皆會議學士商輅主筆請
復立茂陵本具十六日進待十七日而懇時閣下召
石亨會本亨則曰上面有病且休激他蓋十三日上
召亨于榻前而受代行郊壇之禮故知其重也時亨
意以復立東宮不若請太上皇復位會都督張軌太
監曹吉祥合謀同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
雖然彬老矣無能爲矣蓋圖之徐元玉軌亨等從其
言是月十四夜會有貞有貞曰太上皇帝昔日出狩
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時不

七修類彙卷十三 國事類

二

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已陰達有貞曰必
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軌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
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拊軌等
背曰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
軌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
常爲名陰內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
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
之福不成家族之禍去矣歸耶人不歸鬼遂往會軌
亨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

安門內兵近千入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寶并軌等莫知所爲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軌行軌顧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黥然無燈火軌等入見太上皇帝燭出謂軌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

兵士舉舉來兵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轡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照朗星月輝光上皇顧謂有貞等卿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旣升奉天殿諸臣猶在舉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上叱止之時黼座尙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上升座鐘鼓鳴羣臣百官入賀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皇帝曰哥哥做好上旣復辟卽日命有貞依舊做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尙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

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又旨拿于謙王文棄市商輅爲民餘人從編戎伍以其迎立外藩之故嗚呼當時君臣多無復立英宗之意故日錄曰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欲取襄王楊記會請立儲之疏都御史蕭惟貞改更建元良爲更擇可知矣但圖富貴小人因衆搖惑之際平日爲于謙掌兵而不得遂私遂駕禍於公曰王于已差人迎立并害亨等乘機激以除之不知亨等遂成其謀釀成其禍故楊記爲當日究迎立之迹無實可驗日錄曰王文之謀其寔未發此爲寔也雙溪雜記又以于謙之死固有貞之策而李賢陰助之此則過矣予嘗得讀楊御史瑄記陳閣老循辨冤疏李學士賢天順日錄祝通判允明蘇林小記因緝畧以爲前文中則全取小記蓋諸篇則言其前後事情復位無如小記之詳也餘見後

忠魂久現

御史王彬建文朝巡按江淮靖難師至揚州而死節焉逮正統間白日現形于察院親與某御史相接談

其死事浙江按察使王良亦因文廟登極而死節者
正德戊寅夜亦現形遂立廟祀之嗚呼忠魂義魄千
古不滅于此可見事詳載于萃忠錄

郭國嬪

郭國嬪諱愛字善理鳳陽人也穎悟警敏賢而能文
宣宗聞之召至宮二旬而卒先數日自知死期復書
楚聲以自哀其辭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
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慙乎子之孝也心
悽悽而不能已一則可悼也又嘗幸一大臣家見
其幼女甚都遂賜禮命長入宮後進宮不數日卒噫
才質易得福壽難全信哉

內官冠帽

今太監之冠帽卽高麗王之制也聞國初高麗未服
太祖令內侍戴之而給使令于高麗使者之前使歸
舉國降

狀元入閣

本朝百八十年爲龍首者六十矣而入閣者止胡文
穆公廣曹文忠公鼐陳方洲公循商文毅公輅彭文

憲公時謝文正公遷費鶯湖公宏顧味齋公鼎臣八人而已可以爲難矣較宋人咏曰聖朝龍首四十二身到黃扉止六人則又過矣雖然此數也又不在于功業文章論

王保保

太祖混一之後語諸將曰當今誰爲好漢衆以開平常公對帝曰是北鄙能掌王保保者耶蓋當時惟保保不服每來擾邊帝固激之云耳草木子云元末西北尙爾宴然惟太原則有王保保也天兵至太原保

七修類稿卷十三 國事類

六

保不支遁世皆知保保之名元史順帝紀中累稱擴廓帖木兒之勇竟未降于太祖綱目亦然疑其卽是人也然讀功臣錄每傳有云擴廓帖木兒與王保保連兵有云爲犄角之勢龍飛紀畧或獨書連書皆如二人惟清溪暇筆中辨以爲擴廓卽保保以其世代爲王故云王保保也然思保保何義考史又無其傳心終疑之因而細查至正廿七八年太原乃擴廓所署則保保卽擴廓也保保者當時尊稱之辭如史稱天兵取益都路平章政事保保降草木子稱順帝居

應昌帝遣李保保

李文忠也

襲之又聞金陵旗首衛指揮

王某者乃其裔也其元史不列傳者意其曾殺詔使不受君命當入逆臣傳然終于臣節不降我朝則又似忠義也况遠去沙漠不知所終此王華川難于筆也歟

曹吉祥

昭武伯曹欽太監曹吉祥姪也吉祥在宣德正統中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者欽一旦恃迎復英宗功既陞伯爵虎而翼矣恣意凌人錦衣衛指揮遼

七修類稿卷十三

國事類

七

呆與寇都御史不勝其過而少裁抑之天順辛巳七月二日遂反前一日朝廷命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鏗征西欽以是日精兵已出已領達官入變事可成也幸達官中馬亮夜報恭順侯吳瑾瑾告孫鏗進本達上得不啓門五鼓欽已橫殺于街舉火攻門朝臣多避走遼寇二公首被殺戮李閣老賢被執得不死比天明孫鏗曾出征官大戰于四牌樓至暮乃平恭順亦戰死京師時有詩云曹奴此日發顛狂寇遼諸公死亦當

謂寇深

學士叩頭如犬吠

謂李賢

尚書鎖

項似牽羊

謂王朝

萬安叩首稱三叔恭順

吳瑾爲恭順侯

當宛

戰一場寄語滿朝當道者將何面目見吾皇子以詩
固取笑於一時未足與論幸而得馬亮之報孫鏗領
兵未行元惡不旋踵而就戮此固宗社之靈也不然
變起倉猝流血廟堂豈特朝臣之逃匿哉

韓成于光

韓成虹縣人從太祖征陳友諒鄱陽湖大戰之時賊
衆圍上不解羣將計無所出成進計曰臣聞古之人
有殺身成仁者臣不敢辭遂服龍袍冠冕與上衣同

七修類稿卷十三

國事類

八

對賊衆投水賊因是解後封成爲高陽王祠祀康郎
山焉于光南陽人從太祖征伐有功封指揮同知後

鎮鞏昌

陝西地名

元將王保保襲蘭州光以兵援之被執

使至城下呼兵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受執公等堅
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遂被害事聞上爲震驚遣官
祭以少牢今聞配享功臣廟未知果否昔漢祖被圍
滎陽時紀信誑楚出降而逃與韓成之事一也唐劉
感戍涇州被薛仁杲所執使至城下約降感大呼曰
賊大飢秦王領兵至矣遂被害于光之事同也然韓

成得封侯血食子孫受爵而紀信無聞焉感贈公得
謚子孫受爵光於數事未有也吁剖符分封拔劍論
功漢子功臣悉矣何當時無一人之言紀信在地立
廟追贈享祀聖朝報功之典至矣何於于光無贈焉
二者胥失矣

劉朱貨財

正德間前有中官劉瑾後有指揮朱寧皆擅主權及
籍家資劉瑾計有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
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

七修類彙卷十三

國事類

九

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
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盪五百蟒衣四百七
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袞衣四八爪金
龍盞甲三千玉琴一玉瑤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
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
三千六百兩朱寧計有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
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四箱碎
銀十匱金銀湯盪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
匱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玉帶二千五百束金絳環

四箱珍珠眉葉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
二金仙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五十座
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十三扛蘇木七十扛
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緞疋三千五百八十
扛綾絹布三百二十扛錫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
三十圍又三十扛祖母綠一尊銅鐵獅子四百車銅
盆五百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畫四十扛白玉琴一金
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嗚呼胡
椒八百斛珊瑚七尺高以其爲侈著之史冊以今較
之未知孰多孰寡此非生民膏血耶

霸州賊

正德五年九月霸州劉六劉七齊彥名原係謀逆太
監劉瑾門下瑾敗遂糾賊衆流劫地方後又增入楊
虎趙鏐號趙風子劉惠等共二十五名分爲二十八營共
有人馬十七萬五千各授僞官張打奉天征討元帥
旗幟上以金書聯對云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
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于老營以大紅綵緞書英
雄吞海岳氣勢轉乾坤攻破州縣幾二百殺死總兵

馮禎叅將王杲都指揮王保詹濟潘狝同知郁采指
揮知縣雜職數十員姦淫婦女磔劉克殘不可言也
所過獄囚卽放爲助庫藏兵甲卽取爲用又每題詩
各地有平欺敵將虎擒羊縱橫六合誰敢捕又有幾
回月下敲金鐙多少英雄喪膽寒之句大畧劉六劉
七齊彥名等多在河南湖廣而劉惠趙鏗楊虎多在
河北山東彼此間奔走直至山西南直隸方絕時七
年冬矣楊虎劉六劉七爲水滄死齊彥名陣亡劉惠
射傷自焚獨趙鏗變僧逃至江夏生擒嗚呼擾亂六
省延踰二年豈非數也哉然不立官據土此其賊也
歟詳載守溪長語

黃蠟

嘗閱本朝閣老王濟之長語載黃蠟一事洪武永樂
時歲用三萬斤景泰天順時加八萬五千斤成化以
後十二萬斤矣復曰其餘可知乃有惜之之意予讀
之亦喟然以爲當國慮者可無救弊之術哉及見容
齋三筆紀宋真宗時用蠟三十萬斤孝宗時又倍之
不知當時用蠟何故如此之多本朝之用又三分之

一也嗚呼財者國之命脈用如泥沙此宋之日入卑弱國雖有人江山無寸尺之復也噫

三無

唐明皇天生知音故一時臣下多有精律呂者如黃幡綽亦能之嘗見羯鼓錄內載其曲至德宗時往往亦多能人杜鴻漸帥西川每于暇日與僚從宴觴驛樓命家僮作樂或致西山諸鳥齊鳴或致山羊俯仰如鼓節奏宋沈爲太常待漏光定寺聞塔上風鈴而知姑洗編鐘取置僧堂令太常作樂而聲應又侍帝

七修類稿卷十三

國事類

十一

觀樂指琵琶者曰大逆指笙者曰魂遊廬墓已而按之一已逆父至縊一過數日而卒嗚呼今之太常果誰能哉若閩人李文利雜著元聲一書恐亦踵劉恕外紀長孫無忌隋志李氏春秋之故迹歟不然依其所著而作樂果能致百獸率舞之事歟是何大常之不從也今日可謂無樂矣古人左史紀言右史紀事宮中又有起居注善惡直書故後世讀之如親見者也今史官雖設而不使日錄一朝宴駕則取諸司奏牘而以年月編次且不全也復收拾於四方名目

而已且愛惡竄改于二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傳但紀歷官而已是可以得其實乎今日是無史矣夫兵貴精不貴多今天下之兵不下百萬京師二十萬有餘可謂足矣然一方有警卽調京軍大同榆林每每殺戮大臣專事姑息較古人以數千而摧敵提數萬而所向無前者大不侔也今日可謂無兵矣偶因言樂而併此二事論之

開漕河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舟

七修類彙卷十三 國事類

十三

楫不通凡軍需錢糧之輸北者悉運至德州始入衛河永樂初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欲開此河以濟濟寧州往北旱站未嘗爲漕運也後阿城宋尙書禮因潘言之引端遂上疏欲疏鑿此地復導山東諸泉匯于南旺三湖卽古大野之地永樂十年公又復上河運之疏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陳瑄亦疏鑿淮揚一帶自此南北達會通矣可謂天地間大功國家大利無窮之大業也然而論功當以宋公第一後以微過朝廷見疎故西厓諸公常有詩弔焉正德間始建祠

于分水龍王廟側卽宋公用鄉民白老人之謀于此築閘處也今人口傳平江伯之功而不知宋公之始

開故揭之藁

詳見王端毅公澹河通誌

徐劉先知

國初金華劉日新推太祖之命當爲帝王後登極召之與官對曰不願問欲富乎亦曰不願第欲求一符以遊天下太祖遂寫詩于手扇曰有一老古叟胸中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仙人口賜官官不願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天下橫行走遊數年回語妻曰

七修類藁卷十三

國事類

十四

復命當死京師妻留使勿行曰數也遂往南都因講藍王之命曰當封也但封後某日有大難果是日因謀逆被擒連及日新以其推知故也上問汝知已命乎對以盡今日遂殺之又徐天明不知何籍洪武間因奏國家灾祥之數太祖曰汝知自乎對曰臣死于緋衣小兒之手帝卽故令一老千戶押出斬之斬後方知千戶之名裴嬰乃非衣小兒矣皆可謂神也

七修類彙卷十四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本朝科場

本朝科場自洪武三年第二場經義一篇限五百字四書義一篇限三百字第二場禮樂論限三百字逮至第三場時務策一道務直述不尙文藻一千字以上三場之後騎觀其馳驟便捷射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筆畫端楷律觀其講解詳審此鄉試會試之式

七修類彙卷十四 國事類

也殿試亦止策一篇却是時務其時取士各省四十名廣西二十名南直隸一百名不知何年定以今格然而刊試錄亦尙與今不同前後序文有三四篇者經義一題或刊二文者永樂十年錄有減場五篇者亦中魁選又殿試一二甲選部屬三甲選縣佐今則皆異於前矣

初起義兵功臣

續綱目所載從我太祖初起義兵渡江者十人中山王徐達鄭國公馮國用平章政事邵榮信國公湯和

鄂國公常遇春衛國公鄧愈長興侯耿君用楚國公
廖永安文臣太師李善長叅議毛廣方渡江而附者
一人號國公俞通海外甥一人曹國公李文忠義子
一人西平侯沐英

太廟配享功臣

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和王
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右六公洪武初追封
賜諡號國公俞通海蔡國公張德勝越國公胡大海
梁國公趙德勝泗國公耿再成永義侯桑世傑右六
公洪武末復追封賜諡皆配享太祖者也河間王張
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少師姚廣孝已上四公
永樂初追封賜諡皆配享成祖者也

土地

太祖常微行遇一監生同飲於酒家柰坐已滿回觀
惟有土神之几太祖遂移神於地曰且讓我因對飲
問生曰何處人生曰重慶帝因出對曰千里爲重重
水重山重慶府生對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帝
甚喜散後酒主復移土神上坐是夜夢神曰皇帝命

我不可上坐方疑之則聞朝廷召昨日飲酒監生與官矣然後知太祖焉故今天下土地多坐於下

南北卷

國初會試多中南人故名臣多出南人觀建文死節之士可知矣餘冬序錄以爲洪武元年定南北中三色卷以取士恐不然也予見三朝聖諭錄載仁宗時楊文貞公奏分南北卷及蹇義等議定各處額數議上宮車宴駕宣宗行之

南都二墓

七修類稿卷十四 國事類

三

京師城中不許有墓雖古者發之太祖一日微行至朝天宮前見一婦人大笑問何爲也曰吾夫爲國死爲忠臣吾子爲父死爲孝子天下婦人好夫好子無出我右故笑之太祖曰汝夫在何所婦人以手指之此去數十步遂不見明日太祖命有司往視之惟草木森翳而已掘地數尺有誌乃晉卞壺之墓遂命掩之孝陵城西門內有吳孫權墓築城者奏欲去之詔曰孫權亦好漢子畱爲門主遂止

黃玠

憲宗皇帝在東宮其皇帝有子曰見濟奸臣黃玘具奏請立爲皇太子上大悅命禮部會多官議學士陳循力主之將復本署名吏部尙書王翱有難色不得已亦署本上如所請於是出憲宗就沂邸大臣皆進官受賞翱得所賜元寶頓足嘆曰此朝廷何等大事乃復以利自污耶吾儕愧死矣時景泰二年五月八日之事英宗復辟憲宗復正位東宮玘已死發棺梟首

詳載廣西省志

夫景皇帝病不可起奏請早建元良後又

請復東宮卽憲宗也故程學士敏政序文云少保嘗

奏立之文刺史湯抄亦曰後憲宗見有請立章疏遂復于官并官其子但以易太子錮南宮爲于公之罪理宜誅之殊不知易太子乃黃玘之發衆官迫於景帝而何文淵首出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之詔語于公亦難於言矣南宮之錮又豈當時不出於帝出於少保况英宗未回時亦自言得回處閒足矣旣回而揖遜讓位久之然後英宗退處南宮豈國有二君理耶又曰當時實欲迎襄王殊不觀迎襄之意自是王文

見前

又曰于之死非徐害之不觀英宗

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相顧未對有貞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地今日之事爲無名則此一言而公遂遇害果非徐耶又曰迎復出自張石夫文刺史亦蘇人也何不見蘇林小記耶嗚呼私心一萌欲掩人過遂致顛倒是非使天下彰彰者猶將隻手掩護多見其不知量也予著黃玄之事并辯漫抄亂言黃乃廣西思明府土官之弟都指揮使也因坐死罪故爲此舉遂得釋復官

石亨姦黨

七修類稿卷十四 國事類 五

英宗皇帝光復寶位改元天順武清侯石亨等誣大學士王文大司馬于謙等迎代之罪都給事中王鏊等亦皆吠形至有誓不同朝之語而精功不傳余得其彈文備錄於冊所以著小人同惡之罪亦若道命錄之傳也刑科等科都給事中王鏊等謹奏爲奸臣謀爲不軌等事嘗謂背主負恩者人臣之首惡大逆不道者王法所必誅舊典甚明常刑罔赦切照犯人文于謙俱以小人濫膺重任一以不學無術之庸才而司台輔貌實陋而心實險一以舞文弄法之小

智而與兵權言實清而行實濁不思保乂王家却乃肆爲奸宄交結權宦挾天子以令羣臣樹立黨私引克邪以充庶位內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爲之腹心外則內閣陳循江淵蕭鑑商輅等同其黨惡附和黃琮之邪議易立儲君逢迎人主之非心廢黜汪后公攘名器酬平時賄賂之私強立刑誅鉗當代言官之口臺諫多爲之鷹犬忠義咸畏其擠排數年以來內外顯官皆出其門奔競成風諂諛充位君子無以安其位而行其道小人得以遂其志而售其奸

遂使天下之人但知有王文而不知有人主但知有于謙而不知有朝廷忠良解體義士痛心流毒生靈貽殃兆庶至於咎徵屢見構巧辭以粉飾太平災異迭臻獻諂言以熒惑聖聽誠國家之巨蠹一代之奸雄乃者景泰皇帝不豫連日不能視朝豈意王文于謙舒良王誠等不顧宗社之重惟務身家之謀陰結異圖包藏凶禍欲召外藩繼位紊亂宗枝事雖傳聞信實顯著人心洶湧中外危疑仰荷皇上俯從羣臣之請入定大難禍機未發元惡就擒安宗社于幾危

成國家于再造臣民欣忭日月增光萬萬年太平之福實基于此矣臣等切聞春秋之法治奸惡毋分于存歿誅亂臣必嚴其黨與且如王文之黨固非一人而少卿古鏞叅議丁澄爲甚于謙之黨亦非一人而侍郎項文曜都御史蔣琳爲首又如尙書俞士悅邪妄深爲慘酷殘忍侍郎王偉雖有小才貪淫狡詐不行罷黜安示將來况當撥亂反正之時命德討罪之日伏望皇上奮乾綱之勇昭日月之明乞將王文于謙王誠舒良等明正典刑榜示天下其陳循等并奸惡古鏞等誅其一二以示至公餘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錄庶得亂臣賊子無以效其尤義士仁人得以伸其氣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等職居言路與此奸黨誓不同朝昧死上言伏乞聖斷謹具奏聞此正月十九日也嗚呼寃哉

散粥施藥

嘉靖二十年起朝廷每歲一月日散粥米二百石丸藥六千囊粥則人給一杓可三五口供也藥則衣金者百丸并符篆湯方各一紙銀五分錢十五文共貯

綾錦計價三錢惠下之心甚矣

本朝內官忠能

洪武間雲奇南粵人守西華門知丞相胡惟庸謀逆
冀其因隙以發未幾胡誑上所居井湧醴泉邀上觀
之車駕當西出公聞慮上及禍奔衝蹕道勒馬啣以
言氣喘舌馱不能達上怒不敬左右搥搥亂下公垂
死忍痛指賊箒上悟遂命左右回駕登城近胡第而
觀之見其內伏壯士于屏帷間數匝亟還則罪人就
縛時召公則息絕矣遂贈官賜葬地于鍾山之西至

今春秋祭焉又沐敬建文朝太監從永樂征北逾月
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猶未已也敬諫再四上詈之
曰反蠻敢爾敬仰視曰固不知誰是反蠻上怒命曳
斬之顏色不動上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有益釋
之又阮安交趾人清介善謀尤長于工作之事北京
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楊村驛諸河凡
語諸役一受成筭而已後爲治張秋河道卒平生賜
予悉上之又金英不知何許人正統己巳夷騎薄都
城廷議有欲南遷者英大言曰死則君臣一處死爾

敢有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惜不知英
始終也天順間東宮典璽局郎覃吉廣西人讀書識
大體憲宗嘗賜東宮五莊吉告不當受曰天下山河
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爲左右利而已東宮嘗念高
里經吉至殿下駭曰老伴來矣卽以孝經自攜吉跪
曰得無念經乎曰否吾纔讀孝經見畏如此懷恩不
知何許人成化間御史林俊劾季曉詔下獄且不測
恩叩頭極言救解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
然彼何知宮中事以硯擲之不中復扑以筆脫帽俯

七修類彙卷十四 國事類 九

伏不起上命扶出至東華門遇鎮撫曰若等詔梁芳
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意瑾以寶石得幸上命其
傳旨進錦衣鎮撫恩曰鎮撫掌天下獄極武臣之美
選也奈何以小人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對曰非
敢違命恐遭法也都御史王公恕屢上疏切直恩每
陰扶之免禍弘治初大開言路言官指內臣爲刀鋸
之餘太監覃昌等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等本刑餘
之人何爲怒之也又常隨何鼎餘杭人性儉素好讀
書冬夏衣服止是數襲弘治間目見張后兄弟出入

宮中心甚忿之以爲祖宗法度不許外人到此一日
孝宗與張飲偶起如廁除御冠於執事者張戲之又
帶酒污宮人鼎遂持瓜候宮門擊之賴太監李廣傳
露得脫明日上疏隨被張后杖死海子時翰林某有
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疏古今無道合比干
惟異世心於巷伯却同符之句又蕭敬閩人知累朝
制度而且勤學善書弘治間當國甚謙時宜正德間
內臣用事蕭不與其黨以至景泰間與安剛直亦俱
可取

土木之敗

正統間自宦官王振專權上下受害災異迭見丁卯
戊辰年浙江紹興山移地動白毛遍生陝西二處山
崩一處有聲叫三日移數里皆不敢詳奏又黃河改
流東向滄没千家南京之殿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
日殿基生荆棘高尺餘方始下詔則四方盜起矣至
己巳七月八日以後胡虜入寇之報一日數次振乃
不與人謀而遂挾天子親征九卿科道上章留之不
從連夜傳旨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

備文武大臣匆匆隨焉初至龍虎臺札營一鼓卽虛
驚衆以爲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建牙梟來集上人心
愈疑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過宣府日去一日非風
卽雨聲息愈急人情洶洶大臣七奏班師皆不報亦
王振主之也時虜逼近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奈
公有勇無謀冒入鷓兒嶺寇則兩翼夾攻殺之殆盡
時方移營土木近水草也蓋此山舊有泉流入渾河
未嘗乾涸至此適涸軍士二日無水掘地至二丈不
得寇見不行亦退圍我軍因而擡營南就渾河行未
三里寇見之遂羣譟而衝我軍顛頓無一人執戈相
與枕藉任胡騎蹴踏之矣由是車駕蒙塵太師英國
公兵部鄜尙書竟不知死所也蓋北虜臨敵必待人
動而後來衝使我師堅壁未必如此速奈何天絕其
水耶幸而二十餘萬人傷者半而死者三之一騾馬
衣甲器械盡爲胡所得豈偶然耶時八月十五日

平頭巾綱巾

今里老所戴黑漆方巾乃楊惟楨入見太祖時所戴
上問曰此巾何名對曰此四方平定巾也遂頒式天

下太祖一日微行至神樂觀有道士於燈下結網巾
問曰此何物也對曰網巾用以裹頭則萬髮俱齊明
日有旨召道士命爲道官取巾十三頂頒於天下使
人無貴賤皆裹之也至今二物永爲定制前世之所
無

二衛

太祖國初時立君子舍人二衛君子衛居文官子弟
舍人衛居武官子弟以宣使李謙安子中領焉晝則
侍從夜則直宿以爲心腹登極後總兵官家眷俱要
京中居住謂同享富貴二者雖若寵之實防之也

國初狀元

國家洪武元年乃戊申以辰戌丑未論爲殿試則當
在庚戌是也故蘇州錢氏世譜庚戌安大全爲狀元
姑蘇誌又以爲金瑋殊不知當時求才之急一年二
三開科也如乙丑之榜吾杭花倫又有丁顯是春秋
二次矣且或每年或間一年亦不可知登科錄以爲
自四年始則爲辛亥而非子午卯酉之期是國初不
可以今口論也洪武丁丑福州人陳郊知天文傳臚

之日私語同輩曰今歲狀元必不利唱名乃郊太祖
以其榜中皆南人誅考官劉三吾等并郊後復別取
乃北人韓克忠爲首楊升菴在本朝極博者亦以韓
爲辛未與許觀一年而二狀元且不知陳事蓋世遠
難知故耳

七修類藁卷十四終

七修類藁卷十四

國事類

十三

七修類藁卷十五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晉史列女傳未當

唐太宗英明之主而有慙德故修晉史雖出於臣下夫豈不一過目哉其列女傳中所收不過三十而無中閨之禮者四人焉餘或識明才贍不過一事一藝之美雖陶侃周顛之母可稱曰賢而已謂之曰烈可乎王渾妻鍾琰已載之於後實可耻之甚王凝之妻

七修類藁卷十五 義理類

一

謝道韞每不樂夫致謝安責以何恨之言且聞叔與客談不勝則遣婢白之欲爲小郎解圍後雖爲夫報讐被擄又不聞其死節諸豈婦人事耶竇滔妻蘇若蘭因夫取妾妬忌特甚夫怒棄之則織錦迴文以感動之文雖奇妙又豈女人之德耶至於李玄盛之后尹氏乃再醮之婦亦取入烈女吾則不知何謂也

喪天真

予友劉知縣敬宗一日敝衣草履獨行遇諸塗予戲曰衣者身之章母乃褻乎劉曰子不知予當官時有

不可對妻言者此豈謂之無耻耶汝真林下之人而任天真也予不覺悚然敬其言之誠自以言之不及耳後見乖崖集有詩寄陳搏曰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因憶張詠尙爾如此益高劉言之不欺嗚呼仕路喪天真從來可知也其不喪者幾人哉

兄弟異性

諸葛亮弟兄各仕一國亮與瑾共族而誕又遠矣况當鼎立之時自足立業非若文文山之弟文壁

號文溪

七修類稿卷十五 義理類

二

既同胞而同仕於宋

爲惠州知州

壁一旦降元曾不思兄

何所爲而我立於其朝可乎有譏之者曰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煖北枝寒以爲詩史子以此詩亦未得也夫人視文山死節似難而不知彼視之易耳弟乃無耻不知忠義而苟生又何難哉不知者以壁與文山乃再從予見文山寄壁之詩曰親喪君所盡猶子是吾兒故後

文壁

壁子

史繫文山之子也若張世傑乃范陽人張

弘範易州人金將張柔之子也但世傑曾從柔戍墨

談以爲弟兄誤矣果如文山同胞則兄難弟難之句
其於厓山之時庶幾也

趙松雪不知大頭腦

趙松雪有十高之稱惜乎失身仕元每每因畫爲詩
人所譏至於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此
元世祖命松雪作諷雷夢炎者今亦爲人譏子昂誤
矣予但曰此二句卽唐太宗之評魏武乃所以自狀
之說昨觀其逸民古詩三章則好德之心未忘也谿
上之詩曰錦纜牙樯非昨夢鳳簫龍管是誰家其自
傷感亦甚矣先正有言人要知大頭腦處悲夫

七修類稿卷十五 義理類

三

順帝始末

順帝乃宋恭帝所生元明宗取爲養子

事詳宋遺民錄末卷

立爲帝幽徙文宗之后放殺文宗之子自文后不立
己子而立順帝則順帝所爲可謂逆天不仁罪不容
誅矣然而復宋之仇絕元之統冥移暗奪世主沙漠
昌大趙脈天報宋家亦何厚耶至於失國君雖不明
史氏有言風憲爲不捕之猫將帥乃反噬之犬是亦
天之所以陰使也殂於應昌荒瘁以西江寺梁爲棺

隨爲我國家岐陽王所襲此則報於文宗之后也自后妃以及金寶器物無所不獲獨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走脫亦天之不絕宋也我太祖以其知天命而謚之爲順彼胡自謚爲惠宗云

義之子昂

余嘗觀義之諫殷浩北伐書喜其事理通暢深中當時之弊勸其輯和朝廷又見明識遠畧又嘗見趙子昂論至元鈔法與說徹里論桑哥罪惡亦深中事宜而忠謀不淺一則朝廷不能大用畱心翰墨一則累

七修類稿卷十五 義理類

四

於翰墨而年老遂已義之豈可以清談者目哉子昂豈可以書畫者例哉是皆以其小而掩其大耳故宋杞嘗曰世獨以善書稱之何待義之之淺也又以山陰書扇事爲圖尤可笑也楊載稱子昂曰知其書畫石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經濟之學詎不信夫惜子昂第失其大節耳

邪正天賦非至親可移

夫人莫不欲其族屬貴盛又莫不欲族屬之爲天子也宋王安石引用小人以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

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
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
力勸之此皆以弟諫兄又何說耶唐朱全忠既已滅
唐其兄全昱厲聲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爲
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
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司馬昭初弑高
貴鄉公其叔司馬孚枕帝之屍慟哭曰殺陛下者臣
之罪也武帝受禪孚則不肯就道執陳畱王之手歎
歔流涕曰臣死之日大魏之純臣臨終遺命亦自謂
有魏貞士嗚呼前之數人以弟諫兄可謂邪正不類
矣後之朱全昱司馬孚弟姪爲帝已爲皇族富貴人
孰不願者反能仗義大言引過自責其視助惡不忠
者何如此性之所以天賦非學問能使之然也故雖
骨肉不倫耳

蛇報

世傳方正學之祖葬時其父夜夢老人告曰吾族久
居於此幸待遷而發土明日掘土得蛇窟而蛇不可
數計一時盡捶死焉時正學之母有妊見有黑氣一

道入座其後正學先生之滅族以爲蛇托生而報之耳又言先生之舌似蛇尤可笑也昨見江湖紀聞云吳玠帥蜀時以殺金坪叢茂恐奸寇匿中將焚時忽老嫗攜子轅門告曰聞制置將焚山此軍令也不敢阻但母子久居願少從容遷去否則亦必滅爾族吳叱之竟焚明日巖下死大小蛇各一然火焰時中見黑氣一陣從東南去適制置子婦正產產卽曦也子意方之傳言或卽吳之事也否則何其傳之相似耶或殺蛇事有而黑氣之說無也且許旌陽爲誅蟒而得仙正學之父爲殺蛇而得正學是報之善也况先生一死令名子古誅夷一節反以爲蛇之報耶又當時齊黃輩之誅夷抑又何爲之而報之耶此必好異小說家或佛氏之徒故爲是言以愚民耳豈理也哉若吳曦爲逆而族以爲蛇報此或一道也

四雪

楊國忠嘗以沉香爲閣檀香爲欄檻麝香和泥爲壁至牡丹開時登閣以賞謂之四香閣王介甫嘗謂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院落深沉杏花雨

珠簾暮捲西山雨謂之四雨詩也子又以楊之四香
乃三真而一假借花之香也王之四雨既借於花孰
不可者惟紅雨似實於珠簾又出於花之外也如李
白之梨花白雪香元穆之落梅香雪浣蒼苔東坡之
臥海棠泥污臙脂雪楊廷秀之木犀雪花四出剪鶯
黃是皆真以花爲雪而雪且各色也園林中植此四
花以四雪取名爲亭可謂清標之至陋楊之香而過
王之四雨矣

命

七修類藁卷十五 義理類

七

夫貴賤壽夭固命矣聞沈石田周與同郡盧知縣鍾
年月日時皆同而仕隱不同意者沈雖無官而清名
勝之矣吾杭吳叅議鼎與徐憲副之子應祥亦同年
月日時吳旣貴而子亦中舉徐於二者不獨皆無亦
未見其有勝者意又或時刻前後之不倫也第於每
會試三四百名進士未嘗有一人同者豈天下之廣
讀書者之多更無可同者乎是命真不足信也不足
信則顯顯推而驗之者又何歟前定之數又何歟噫
此造化之妙不可徧測比比而測焉非造化矣推而

極之造化亦莫得而自知聖人所以罕言也

陳子樞

元四明陳子樞作通鑑續編書宋太祖廢周主爲鄭

王
舊書匡僭奉周主爲鄭王

雷忽震几子樞厲聲曰老天便打折

陳樞之臂亦不換矣翼日又夢至一殿中有衣黃如王者起坐謂子樞曰朕何負卿乃云朕爲篡耶子樞心知爲宋祖對曰陛下欲臣死卽死史貴直筆也後陳爲我太祖所戮人以爲報予以太祖戮之非報於廢字也報於元字也夫臣之逐君非廢而何雷聲之

七修類稿卷十五 義理類

八

震偶相值耳苟有是夢宋祖亦自知愧又何能假太祖之手而戮之耶然則唐太宗之托夢溫公又何曾有所處耶且續編末論宋亡而借邵子皇帝王伯之數爲元會運世之說以謂大元混一揭宋之土地而歸職方國號曰元年號曰元豈非世復爲元之數乎夫經世之元十二會之名也胡元之元取大哉乾元之義今以宋爲末世元爲皇初謂冬復爲春世復爲元詔諛張大謬妄牽合謂之直筆可乎政其所以當

誅也

推背圖

推背圖傳唐李淳風作也予嘗於萬都盡五溪處見之杳難明驗因而告曰記憶宋桀識書犯者曰衆藝祖特以此書紊其次而雜書之傳數百本於人間使傳者懵其先後不復可驗遂爲棄之此或是歟五溪曰得矣可以告同類不觀可也

山水真假

予嘗笑人見好畫曰逼真山水及見真山水曰儼然一幅畫也是不知孰真而孰僞耶昨讀杜詩題蜀道

七修類稿卷十五 義理類

九

畫圖有曰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是又以畫爲真矣又讀曾吉父詩云斷崖草偃樹小雨郭熙山豈非又以真者爲畫乎據此古今胥可笑也

織履

韓非子云魯人身善織履妻善織編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履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編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子以此卽齊王好竽而抱瑟於王門顏駟遇三帝而非其所尙所謂鄧林

之木植於培塿之土則悖矣荆山之璞產於瓦礫之場則非矣士之不遇豈非命歟

當百君臣難全

宋高宗時可謂有臣無君此中原之不可復也金世宗時可謂有君無臣此治功之不能成也觀於全史可知

人中風輪

人居天地之中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口天食音事人

以五氣鼻受之地食音事人以五味口受之此穴居中

七修類稿卷十五 義理類 十一

故云若曰人有九竅自人中而上皆雙自人中而下皆單故云此則可名為竅中矣

人神尻神

人神逐日流行於四肢百骸而獨不在耳目者蓋耳目以司視聽神明出入之所也故不係於眾人頭法天足法地尻者尾骶也居脊骨之窮任一身之重而當百骸之中法乎人者所以獨取此

人身陰陽

陽之數一三五七九是有首而無尾也陰數二四六

八十是有尾而無首也故人身陽會於首而不至足陰會於足而不至首也

雪血色

雪者雨水之凝結之成形則從金矣是生氣盛而見母乃反本也故雪色白血爲陰而屬水坎之體陽也氣動而血行陰乘陽矣故色赤去體久而黑亦反本之義也

手足心

人之手心通心氣包絡經心屬火火性動也故抓之應心而悅不痒也人之足心湧泉穴通腎氣腎屬水性靜也故抓之心畏懼而怕痒也

師生爭名

語林云馬融筭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筭便決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據屐在水上融果令人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予嘗嘆其師於弟子何忌才如此馬融又安得爲大儒耶因思世傳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爲草書顏魯公學張草不成而爲真書

世豈知其然哉此爲弟子忌師故也夫二子才氣既與師等則功雖與齊名必在下故欲別成一藝以自名嗚呼世不古也自非大聖賢孰無爭忌之弊哉

二琰不當入列女傳

蔡琰邕女也初適衛仲道爲胡騎所獲在胡生二子曹操贖歸再嫁都尉董祀不特再醮而已也雖天生知音能辯琴絃之斷善書能文不忘父書之遺何係於四德哉所謂大本已失鍾琰孫也適王渾生濟渾嘗與之同坐濟過庭而渾曰生子如此足慰矣琰

七修類稿卷十五

義理類

十三

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子不翅如此叅軍渾弟淪也琰心欲淪何其淫也不滿於夫可知矣雖聰慧弘雅能文有識婦人何貴於此哉二琰收入列女傳是故顯其醜也

鬚髮

人之鬚髮血之餘也各有所屬髮乃太陽之毛也太陽屬心火火炎上故上生眉乃少陽之毛少陽屬肝木木多傍枝故側生鬚乃陽明之毛陽明屬腎水水流下故下生少年而黑者血色黑中則變白者白氣

色也老盡白者血耗而氣存之時矣

胎卵生物

凡禽卵生卵繫於背此本乎天者親上故能飛凡獸胎生胎則在腹此本乎地者親下故走耳

道家五炁

道家有東方九炁木德星君西方七炁金德星君南方三炁火德星君北方五炁水德星君中央一炁土德星君此庚子數也以納音五行之子就天干上數起遇庚字在第幾卽其位也如壬子木自壬數遇庚

七修類彙卷十五 義理類

十三

第九故東方九炁也甲子金自甲數遇庚第七故西方七炁也戊子火自戊數遇庚第三故南方三炁也丙子水自丙數遇庚第五故北方五炁也庚子土就得第一故中央一炁也庚乃金金爲受炁之始故五方之炁以數加焉

世道

富貴易溺道義難行近惟科目取人舉業日盛而經學淺也人心尤入於利故賄賂公行而禮幣無誌銘太甚而史書非諂諛日盛而風俗薄在上者好古矯

俗不能保其位在下者特立操行不能存其身真欲
痛哭流涕也王文憲公詩云後世求才術最疎三年
三日決榮枯噫欲復古治尙漢取士可也

人物生

人物之生大戴禮以物得生數故鼠孕一月猫二月
狗三月猪四月猿五月生也人得成數故十月生也
牛馬雖十二月象三年亦在生數論與淮南所載主
日主辰穿鑿之說似差勝之予又以爲鹿乃六月而
虎七月生者抑豈生數也耶道理難窮此聖人常示
人當然而不示人所以然也

惡俗

舊聞溫州樂清近海丐戶多有弟兄合取一妻以其
易於養贍也弘治間爲上司治以大罪而絕近聞湖
廣邊方多有子方十餘歲卽爲娶年長之妻其父先
與婦合生子則以爲孫也故每每父年二十時有子
已十餘歲矣爲撫巡有司者奏以大罪嚴禁其俗方
可

五行之生惟金生水爲難明蓋五金何能生水殊不知金爲氣母在天爲星在地爲石星爲氣之精石爲氣之形水生於氣之聚也天地之氣交則石生雲而星降雨矣故有雨之夜星不見焉又按天文志以星動搖而爲風雨之候石津潤而爲雨水之應此非金生水而氣化之義歟五行以氣爲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爲首也

草木綠色

予嘗見畫者以青黃之色和而成綠然後知木色本

七修類藁卷十五 義理類

十五

青今草木俱綠者草木因出於土則生養混融而綠矣

十八重地獄

龍舒經云眼所見之處耳所聞之處鼻所嗅之處舌所味之處身所觸之處意所思之處謂之六根界色聲香味觸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處謂之眼識界耳聞聲處謂之耳識界并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謂之六識界總謂之十八界夫十八界卽十八重也佛氏以卽心是佛妄行爲業皆目前者也今

六根六塵六識不得其所卽地獄耳世所謂十八重地獄者非此而何若以爲真有若另有他說恐皆非也六根六塵六入識界又解見楞嚴經

傷寒傳足不傳手

嘗言傷寒傳足不傳手予思人身血氣晝夜循環豈有止行足而不行手者况風寒之中人先入榮衛及見有解者曰足三陰三陽其行於身也長故受邪多手三陰三陽其行於身也短故受邪少是以傳足不傳手也又觀此事難知曰傷寒五日後漸變神昏十

七修類彙卷十五 義理類 六

日如醉人此熱傳手少陰心經心尤疑之及後讀瓊言曰傷寒者乃冬時感寒卽病之名也冬乃坎水用事其氣嚴寒凜冽水冰地凍在時則足太陽少陰正司其令觸冒之者則二經受病其次則足少陽厥陰繼冬而司春令而亦受傷何也蓋風木之令起於大寒節正當十二月中至春分後方行溫令故風寒亦能傷之手之六經主於夏秋故不傷之然後痛快明白此節菴所以爲醫傷寒之師而有的本諸書之妙也

夢

諸書論夢惟李太白潛書謂爲魂遊心溺乃當蓋魂乃陽氣也主於情而動於外故人日用因物以遷夜而寐焉魂觸於物因想者因而形矣蓋觀其老而夢也所歷皆少壯之事豈非魂爲少陽之氣也哉若曰人之神也神爲一身之主宰出卽人死故曰屍解而神遊若列子謂神遇指在內者言如夢寒渴是也

誌狀不備

胡文定之作龜山誌銘不載高麗王問龜山先生在

七修類彙卷十五

義理類

十七

何處之言勉齋爲文公之狀不載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之語豈蠻夷不足爲輕重哉抑二先生之尊敬不在於一時哉又伊川作明道行狀不言受學於濂溪此豈非傳道之大不必書耶抑又以乃兄不當在弟子列耶端不可測三公之意

人名不同

雍朝飛樂府解題古今註俱曰齊犢沐子作也別書又稱牧犢子寒食之事左傳以爲介子推琴操以爲介子綏說苑諸書皆曰介子推二名俱不知孰是也

拈書質諸博雅

名事相似

漢王祥孝母臥冰得魚晉王延亦爲母欲魚扣冰而
哭忽魚躍出冰上漢洛陽大雪令以袁安死除雪入
見其高臥又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大雪而縣
令遣掾排雪見定絕穀夫二人皆孝母求魚於冰名
音又似矣胡之字又渾於袁名因雪而令遣人求見
可謂切相肖者也今世止知王祥袁安之事故拈出
之

素問

七修類彙卷十五 義理類

十八

素問文非上古人得知之以爲卽全元起所著猶非
隋唐文也惟馬遷劉向近之又無此等義語宋聶吉
甫云旣非三代以前文又非東都以後語斷然以爲
淮南王之作予意鴻烈解中內篇文義實似之矣但
淮南好名之士卽欲藉岐黃以成名特不可曰述也
乎或者醫卜未焚當時必有岐黃問答之書安得文
之以成耳不然陰陽五行之理學思固得人身百骸
之微非聖不知何其致疾之由死生之故明然纖悉

此淮南解性命道理處必竊素問而詭異奇瓌處乃蘇飛等爲之也故宋潛溪以淮南出入儒墨不純正此是也且淮南七十二候與素問註皆多乃藥榮五物玫瑰秋至爲小暑至較呂氏春秋不同則王冰當時亦知素問出淮南也岐黃之文至於首篇曰上古中古而曰今世則黃帝時果末世耶又曰以酒爲漿以妄爲常則儀狄是生其前而彼時人已皆僞耶精微論中羅裹雄黃禁服篇中歎血而受則羅與歎血豈當時事耶子故以爲岐黃問答而淮南文成之者

耳

一修類彙卷十五

義理類

十九

七修類彙卷十五終

七修類藁卷十六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葬

葬一也有古之人不如今者有華之不如胡者何也
今之葬者衣衾棺槨之外雖富貴之極者不以一物
為殉古人之葬多殉金玉銅器故後必為人所發殘
其骸骨至今尚爾傷哉中國葬且樹且封其園堂一
見知之胡人之葬務平實其地望之則曰陵墓在焉
過時雖子孫亦不知其處也久之相化為土發掘之
事何有

天地氣味

天以五氣生萬物氣無臭味故風雨霜露自天降者
皆無味也地以五味養萬物味具形質故地生者皆
有味焉

脾胃視聽

東垣以脾胃為主蓋胃受水穀脾氣運動而後腐熟
水穀化生血氣人資以生也故凡人獲脾胃壯盛則

百病不生悠悠壽考矣子又思之脾胃屬土土動則生如缺畝必假耕耘而後堪於種植眼眦屬脾開眼則眦動眦動則脾應之而亦動四肢屬脾寤則四肢動而脾應之而亦動故晝能飲食夜寐則不能也是知脾胃相資當以運動爲功用耳丹溪以腎水爲主蓋腎水足而血氣盛則病不生也然血氣之用多寓於視聽何也經曰心爲血主而肝則藏之肺爲氣主而腎則納之然肝竅目也肺竅耳也目之司視乃血爲之用耳之司聽乃氣爲之用周章萬變皆本於耳

七修類稿卷十六

義理類

二

目焉子又思之始人之氣血之盛則視聽易用男子八八六十四歲女人七七四十九歲氣血旣衰耳目之聰明減矣積日又久氣血涸矣故人至上壽雖無疾病亦死修仙家欲絕耳目之欲有所由也豈非息耳目所以養腎水耶知此則李主脾胃脾胃屬動朱主腎水腎水當靜動靜雖曰循環又必靜爲之主蓋氣血勝而脾胃則壯脾胃雖壯而氣血生覺難矣

人身一小天地

傳云人身一小天地天形圓而在上人之首圓應之

地形方而在下人之足方應之四時運於表四肢應於外也五行處於裏五臟應於內也至以一節言之人身之肝位在右而脈却見於左手若北方北斗天樞在張宿十度而分野反在南方人身之脾位在左而脈却見於右手若南斗六星二十五度而分野反在北方靈樞邪容篇亦嘗言之但曰天有五音人有五臟似亦少差予今特舉其要也

土饅頭

續仙傳有賣藥翁嘗呼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

七修類稿卷十六 義理類

三

頭去此言最警悟范石湖所謂總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本此

墨磨人

宋石昌言藏李廷珪墨不用但玩之而已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後東坡見昌言墓木曰木將拱矣墨固無恙予以與畱與他人樂少年同意

荒親

吾杭有荒親之禮詢之四方皆同蓋以父母死不得成親而於垂死之日卽講親迎之禮有至親沒而禁

家人舉哀以爲之者夫父母之死人子不欲生之時也而且停哀忍痛以講此歡樂之事此豈有人心者哉作俑者不特肆諸市朝矣昨觀所見集中亦如子論則知宋以來有之因仍苟且多爲惜財之小而忘大義奈何詩禮之家亦如是耶嗚呼斯舉也何代禁耶

名人無恥

文天祥在燕京時欲爲黃冠去國南官王積翁欲合謝昌元等十人請保釋之世祖亦有然意留夢炎曰

七修類藁卷十六 義理類

四

不可天祥倘出復召號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遂寢其事我太宗渡江靖難之時廷臣胡廣金幼孜胡儼解縉楊士奇衡府紀善周是修同約死節明日惟是修詣國子監尊經閣下縊焉他日士奇爲之作傳與其子曰向使同尊翁死此傳何人作也嗚呼衆固可責矣若留楊數言尤爲無恥之甚讀書明大義至此尙爾云云天理人心安在哉

三國與宋用人不同

人才之盛莫三國與宋也皆不能成功者三國人才

大小各盡角立而不下故至衰敗之後方混而一宋
有人而不用用而不專專而復爲小人所間總謂不
能盡人之才故必至失國嗚呼非數也耶

稱名不雅

古人婢妾之名或以玉且或以花柳或以清奇之物
各義命之隨其意也若李庚之婢曰却要潘杭之妾
曰解愁甚不雅耳士君子忌之

元祐黨碑偽學逆籍

元祐黨碑宋立於文德殿之東壁蔡京書之也偽學

七修類彙卷十六

義理類

五

逆籍作惡於韓侂胄頒行天下者也然皆一時賢人
君子遭厄被誣豈知實所以顯揚諸君子之名於千
萬世矣哉惜史未能全收人未盡知今考叅道命錄
陶朱新錄等書分門共錄載之於左使後學之士一
覽可知庶不至善善惡惡之顛倒也然元祐之黨劉
元誠謂止七十八人慶元之黨黃勉齋謂非黨者甚
多此又不知何據而云尙俟孰史者證之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

摯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范純仁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仙已上並元祐

黃履祥符 張商英 蔣之奇已上元祐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勗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七修類稿卷十六 義理類 六

趙高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覲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已上並元祐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已上並元祐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械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鄂 朱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 已上並元祐

尹林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七修類稿卷十六 義理類 七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琳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袞 洪羽 趙天佑

李新 衡鈞 充公適 洪百藥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岫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緯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 梁安國 王古 蘇迴 檀固

何大受 王燧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治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絳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陳師錫 干肇 黃遷

莫俠正 許堯輔 楊肫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高遵恪

黃才 曹盥 侯顯道 周遵道 林膚

七修類集卷十六 義理類 八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瓌實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元中 梁倭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鏗 蕭利 趙鉞 滕友

江洵 方适 許端卿 李昭玘 向紉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已上並元符

武臣二十五人

張 巽 李 備 王 獻可 胡 田 馬 諗

王 履 趙 希夷 任 濟 郭 子旂 錢 盛

趙 希德 王 長民 李 冰 王 庭臣 吉 師雄

李 愚 吳 休復 崔 昌符 潘 滋 高 士權

李 嘉亮 李 琬 劉 延肇 姚 雄 李 基

內臣二十九人

梁 惟簡 陳 衍 張 士良 梁 知新 李 倬

譚 辰 竇 鉞 趙 約 黃 卿從 馮 說

七修類稿卷十六 義理類 九

曾 壽 蘇 舜民 楊 偁 梁 弼 陳 恂

張 茂則 張 琳 裴 彥 李 偁 閻 守勳

王 紱 李 穆 蔡 克明 王 化基 王 道

鄧 世昌 鄭 居簡 張 怙 王 化臣 已上並元符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 珪 章 惇

偽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 汝愚 右丞 相 留 正 少保 觀文 殿大學士 王 藺 潭州 帥 周 必大 少傅

觀文殿大學士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煥章閣待制 徐誼知臨安府 彭龜年吏部侍郎 陳傅良中書舍人

薛叔似戶部侍郎 章穎兵部侍郎 鄭湜刑部侍郎 樓鑰吏部侍郎 林大

中吏部侍郎 黃由禮部尚書 黃黼兵部侍郎 何異禮部侍郎 孫逢吉吏部侍郎

侍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郎 吳祖儉太府寺丞 葉適太府卿 楊方秘書郎 項

安世校書郎 李真校書郎 沈有開起居郎 曾三聘知州 穎游

七修類稿卷十六 義理類 十一

仲鴻軍器監箠 吳獵監察御史 李祥祭酒 楊簡國子博士 趙汝讜監左

藏車 趙汝談淮西府幹 陳峴校書郎 范仲黼著作郎 汪遠司業 孫

元卿國子博士 袁燮太學博士 陳武國子正 田澹宗正丞 黃度右正

言 張體仁太府卿 蔡幼學福建提舉 黃灝浙西提舉 周南池州教授 白

吳柔勝嘉興教授 王厚之江東提刑 孟浩知湖州 趙鞏知揚州 白

炎震成都迎判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都統 范仲王知金州 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周朝端

張道林

仲麟

蔣仲

徐

範

並太學生

蔡元定

呂祖泰

髮黑白

人之髮白有遲速者世以多思慮者早白蓋以髮乃血之餘心藏血心役於物不能滋蔭也故謝超宗入獄而髮白周興嗣成書而髮白然予所見有年齒雖同而勞苦安逸迥然各異逸者反白勞者反黑似不在思慮所致也每詢其人多在父母之傳流近又見鎮江丁氏一族家多顯宦少長盡皆白髮此顧愷之對簡文曰松柏之姿蒲柳之質自不同耳言雖近於諛上是或一道也予已論鬚髮矣此又餘意

淵明非詩人

真西山論陶詩榮木之憂近川之嘆也貧士之咏簞瓢之樂也以公之學在經術中來予又以公非自經術自性理中來夫飲酒第五首贈炙人口者也嘗往來胸中若有所得其好者夫以第一句結廬在人境似靜中有動第二句而無車馬喧似動中有靜三四句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卽心境渾融處也五句

採菊東籬下是潛心求一六句悠然見南山是得一之徵矣七八句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乃至和充溢表裏盎然九句此中有真意所立卓爾十句欲辯已忘言正未由也已可見陶公心次渾然無少渣滓所以吐詞卽理默契道體高出詩人有自哉

混堂

混堂天下有之杭最下焉有好事者借喻爲記頗得箴規之義錄以告不知恥者記云吳俗斲大石爲池穹幕以磚後爲巨釜合與池通轆轤引水穴壁而貯

七修類藁卷十六 義理類 十一

焉一人專執灑池水相吞遂成沸湯名曰混堂榜其門則曰香水男子被不潔者膚垢膩者負販屠沽者瘍者疖者納一錢於主人皆得入澡焉且及暮袒裼裸裎而來者不可勝計苟蹴之則泥滓可掬臭其體穢氣不可聞爲士者每亦浴之彼豈不知其汚耶迷於其稱耶習於俗而不之怪耶抑被不潔者膚垢膩者負販屠沽者瘍者疖者果不相免耶抑經其浴者目不見鼻不聞耶嗚呼趨其熱而已也使去薪沃釜與溝瀆之水何殊焉人孰趨之哉

鄭顏鬼事

怪誕之事多矣有不可以理格者孔子所以不言今可窮者試言其一二事予舊讀鄭畋事以爲傳記怪誕之言不足信也及見顏畿之事意其正史所書耳目所屬去當時不遠亦豈妄言哉因格其理將以質之人人適府頌邵二泉先生學史到學檢有顏氏之條斷義與愚見同也因錄其事與邵說并區區之見於左唐鄭畋之父亞未達時旅遊諸處畱妻與婢在一觀中將產忽聞空中語曰汝出觀外母汗吾清境

七修類稿卷十六

義理類

十三

不然殺汝也妻曰婦人無歸望聖者憫念及五鼓分娩乃殞道衆乃殮於牆外亞歸以酒酹之夜夢妻曰余命未盡爲神殺也北去十里有寺一僧可五十能活之當再三哀祈亞不以爲信次夕又如此於是趨寺果見此僧初見亦喜亞告之初不顧曰我凡人豈知幽冥事乎亞懇再三僧怒擊之甘辱不去久之僧乃許曰待吾入定尋訪之夜半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來歸三鼓聞戶外人語卽引妻來曰身已壞此卽魂耳善相保囑之而去其妻宛如生平

但惡明處數年妻乃別去曰數盡矣故世傳政爲鬼

出中朝故事

顏含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

醫家家屬迎喪旒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
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
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
肉所愿不爾葬也旒乃解及還其婦夢之其母及家
人又夢之含乃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乃發棺果有
生驗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
須託之以夢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

七修類藁卷十六 義理類

古

十有三年

晉書顏含傳

邵子曰人死而復蘇者有之畿蘇

矣能夢而不能言久之復死何也魂魄合而爲人離
散則死若畿者殆陰復而陽不復歟不然則其周旋
不舍者何物也邪是則顏畿既爲陰復而鄭妻之復
豈非其陽魂邪其所以惡明者猶在陰類故也

天命性情喻

先輩吳美中瓚以米礬喻天命蓋以上動下靜運轉
不已則米穀四出如萬物之生也隨地之高下污潔
之處而投焉則如人之有富貴貧賤者矣又以燈油

喻性情以油爲氣而燈心爲質燈焰乃精神也及其照物則爲才能其熱者性也燈滅而燼落魄降也烟氣上騰魂升也油有清濁燈心有肥細乃資質之美惡耳此乃以粗喻精實爲至理人亦易曉也故錄之

龍象

夫人之所以爲人國之所以爲國以其有義禮而名器存焉嘗見龍王祠而有勅封者龍雖靈物亦獸也象固至馴豈可以人禮待之今龍襲之以衣冠加之以王號而象則食之以二品之料加之以指揮之稱

七修類稿卷十六

義理類

十五

較之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之意不有異乎賤名器無義禮甚矣若太祖於四海四瀆止封某海某瀆之神何其正大苟爲禮官者建議於廟堂可也

荀趙

予嘗謂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齋益糧而借寇兵也卿獨不思李斯之爲人也又宋祖曰洞開重門正合我心少有私曲人皆見之獨不思負世宗何曲如之

人不見耶

伯顏子中傳

伯顏字子中世家西域其祖父宦江西因家焉遂爲進賢人幼讀書卽通大義稍長無所嗜好惟耽翫典籍手不釋卷從鈞臺夏溥習進士業四以春秋經領江西鄉舉授龍興路東湖書院山長改建昌路儒學教授壬辰兵興省臣以便宜授贛州路知事陞經歷時叅政全普菴撒里哈海赤守贛以伯顏學行醇正議論激烈可與有爲以爲都事戊戌陳友諒陷江西遣兵圍贛叅政命伯顏率壯士百人出收援兵於隣

七修類稿卷十六

義理類

十六

郡將行誓衆曰苟爲自全之計者願受不測之誅至夜三鼓奮躍突圍而出圍兵追不及乃招募丁壯於龍南安遠寧都之間遠近響應值天淫雨敵勢益滋蔓向義之士往往惑於飛語轉相煽動合而復散伯顏知事不就乃往南雄方宣布天子德意以爲集義之策而南雄亦降矣衆四掠市里伯顏正衣冠端坐僧寺禪榻衆駭視不敢犯見其渠傾則陳大義以拒之所與俱百人者屠戮擄獲殆盡旣而贛亦陷全海二叅政死之伯顏知無可爲之機遂間道入閩江西

右丞章公完者表爲分省員外卽佐政有聲出奇攻
復建昌遂命浮海獻捷京師因陳江南緩急之勢攻
取之方言論剴切朝臣驚嘆奏授南恩州知州福建
省郎中再詣朝堂計事退見總兵官擴廓于河南除
兵部侍郎與吏部尙書伯顏帖木兒張瑄銓選廣西
舟次鍾江而全閩二廣皆歸附國朝矣伯顏由是潛
形遁跡隱約江湖間時宦寓公知名願交者皆不得
一見以先世有墓廬在彭蠡之涯乃卜進賢之北山
誅茅剪荆躬自爲創竹屋三間左圖右史閉戶澹如

時寓其忠憤於詞翰之間而已前進士熊釗操行孤
屬於人少許可惟與伯顏相厚善每語及往事相對
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洪武己未秋朝廷方搜求博
學老成之士江西布政使沈本立聞伯顏名遣從事
張希顏訓導胡以中以禮來徵語之曰爾偕進賢知
縣親造其廬若不起爾母來見也伯顏聞使者將至
慨然曰是不可以口舌爭也先一夕具牲醴作七哀
詩祭其先與昔時共事死節之士復手書短歌一篇

寄別熊釗以後事囑之夜漏盡望北再拜飲藥而卒

贊曰不事二君非難而捐生爲難捐生非難而從容
就死爲難伯顏之死可謂得其義焉或曰伯顏在鐔
江閩廣時不死而死於今日何耶吁向之不死欲有
所爲也事旣無可奈何存身以永祀亦義也今爲人
迫而理不可不死矣不死則失吾身以存祀又非義
也嗚呼若伯顏者其不負於所學歟

七哀詩

有客有客何纍纍國破家亡無所歸荒村獨樹一茆
屋終夜泣血知者誰燕雲茫茫幾萬里羽翮鍛盡孤

七修類稿卷十六

義理類

十五

飛遲嗚呼我生兮亂中邁不自我先兮不自我後

我祖我父金月精高曾累世皆簪纓歲維丁卯兮吾
以生於赫當代何休明讀書願繼祖父聲白頭今日
俱無成我思永訣非沽名生死逆順由中情神之聽
之和且平嗚呼祖考俯鑒假饗豆失薦我之責

我母我母何不辰腹我鞠我徒辛勤母氏淑善宜壽
考兒不良兮負母身育維新兮酒旣醇我母式享母
悲辛嗚呼母兮母遠適相會黃泉在今夕

我師我師心休休教我育我靡下周四舉濫叨感師

德十年苟活貽師羞酒既陳兮師冀止一觴我莫涕
泗流嗚呼我師兮母我惡舍生取義未爲暮

我友我友全公海公愛我愛我兮人誰與同惟公高
節兮寰宇其空百戰一死兮偉哉英雄嗚呼我公我
公兮斯酒斯酌我魂我魂兮惟公是託

我子我子嬌且癡去住存沒兮子莫汝知汝既死兮
骨當朽汝苟活兮終來歸嗚呼汝長兮母我議父不
慈兮時不利

鳩兮鳩兮置汝已十年汝不違兮汝心斯堅用汝今

七修類稿卷十六 義理類 十九

日兮人誰我冤一觴進汝兮神魂安然嗚呼鳩兮果
不我誤骨速朽兮肉速腐

右伯顏子中之傳與詩子因館於宗主萬五溪先生
之門五溪進賢人也得觀國初進賢諸公私抄詩文
讀至子中傳慨元史既未載也而此或又失千古無
聞矣遂錄於稿嗚呼讀子中七哀詩寧不酸鼻惜其
贊有曰前之不死銖選無社稷寄也嗚呼太學生亦
死之也以此度子中是不知子中者遂爲畧改數句
以明子中之心而傳之者濟陰丁之翰嗚呼無之翰

爲文以傳天下不知如子中者幾矣

七修類彙卷十六終

七修類彙卷十六

義理類

二十

七修類彙卷十七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生物

萬物之生本乎天故動植之物其體皆圓土石之成形也具乎地故多方此地之骨肉也

文景詔

三代而下稱治世莫如文景今觀文帝之世三十六詔景帝之世二十五詔而其除租賜爵務農憂恤者三之一焉則其史稱與民休息可知嗚呼此後世之所不及也

醫畫不能補

巢氏病源一書論證論理可謂意到而辭暢者矣予嘗惜其當時元方不附方藥使再具之體用俱全是書真不可及也圖繪寶鑑但紀歷代善畫名人及言平日一家之長師某人已矣予以爲再添言所以方盡其意如董源則曰山是麻皮皴水是索水松是瓜離之類言馬遠則曰山是大斧劈兼丁頭鼠尾松是

車輪蝴蝶水是鬪水則二人之規矩已寓目前而後之觀其畫者亦易矣雖欲補之必得自擅其術記多識多方可也予嘗以畫語姑蘇周臣馮表以醫語吾杭孫鈍吾姪惜其相與嘆息而已噫

書畫難易

子嘗問能書之人真草孰難咸以正書難也蓋以真難方正草可掩飾耳後讀史方知果然史稱張長史始同顏魯公學正書張知不及顏遂去而學草此可知矣又嘗問友人沈懋學仕書與畫孰難沈曰畫易子曰何以見之彼以畫使學某則看者亦知是某畫也書雖學某書看者亦可知似某書耶子戲曰可以教矣蓋畫記載吳道子學書于張顛賀知章不成因工畫遂深造妙處此又知難易之分也

異情

唐玄宗于兄弟而友愛同于一帳則未聞孝養者何也華歆與管寧邴原相友之厚者則其志趣必一也何善惡之不倫子路剛強彌子瑕以色悅人者同爲墻友不知何以相處

虎俵亡

人爲虎食魂從于虎字書謂之虎俵亡解凡虎之出入則引導以避其凶故獵者捕虎先設湯飯衣鞋于前以爲使之少滯則虎不知以落機穽否則爲虎發機徒費獵心也及虎爲人所捕又哀號于其所在昏夜叫號以爲無復望虎食人矣若爲其復讎然子將信將疑昨見說郛所收東坡之老僧化虎事與昔所聞相符不覺嘆曰俵哉果死不認屍而不知所以致死哉夫生旣被虎食矣死反爲虎之役幸而虎斃又從而號哭之何其愚耶不自疚耶嗚呼小人竭財俯首以附權貴爲之鷹犬以備指揮却乃張皇聲勢殘人害物一旦冰山旣崩倉惶莫措無復有望反惜其死而悲痛不悟其非豈非虎之俵亡歟

牛羊食草

凡草木經牛啖之必茂經羊啖之多枯故諺曰牛食如澆羊食如燒意以二物皆畜類而草食者也何相反之如是靜思牛土畜土能養物也故牛色蒼而龐厚有春生之象焉聞死而穀觶亦好生之意也羊金

畜金主殺伐故羊色白而氣腥羶有秋殺之象焉見死而無懼亦喜殺之性也二物稟性既異必其口中涎沫亦具是性故草木之茂枯者生殺之氣致然耳贅此以俟博物君子

家野禽

凡家禽雞鴨之類不能飛野禽卽能飛者家禽雌抱伏而雄不抱伏得陰氣之多故凝滯而不飛野禽雌雄皆抱伏故飛

食鹹加渴食酸止渴

七修類稿卷十七 義理類

四

渴者緣心火熾而腎水涸也腎氣盛而心氣平則不渴矣食鹹則加渴者鹹走腎而瀉腎瀉腎則水愈涸况鹹能補心補心則火愈熾故加渴也食酸則止渴者酸走肝而瀉肝瀉肝則火不熾况酸能益肺益肺則水自生故止渴也

利

古人以誠意正心觀人今觀人於利上明白者可謂君子矣予嘗見數友利心一發則雖父子兄弟素厚朋友卽反心而不顧嗚呼哀哉末世何人心之不久

耶

刺紙

予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紵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可謂異矣而書柬摺拍亦不過一二寸耳今之用紙非表白紵羅紋箋則大紅銷金紙長有五尺濶過五寸更用一綿紙封袋遞送上下通行否則謂之不敬嗚呼一拜帖五字而用紙當三釐之價可謂暴殄天物奢亦極矣資暇集中以唐門狀競用善紙嘆其巧諂而謂禰正平生於今日如何子以使李濟翁生於今日不知又如何詆辯也

將術

爲將者多不善終雖岳武穆亦然天道好生戕生罪也術數之高者終罔得吉故京房郭璞不得其死泄其化機神不容也

永樂大典

成祖命胡廣王洪等編成一書名曰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目錄六卷其表文嘗見於蟬精雋中然亦不敘中之事實

徒具望洋之嘆而已嗚呼御覽元龜不過千卷人間亦不可得矣大典動以萬計安能使世傳也哉

氣類相感

予嘗見屠兒殺猪者眼似猪割羊者眼似羊以其日夕與此物氣類相感所至也故嬰兒尤類乳母面貌可知矣後漢書載挹婁國人穴居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塗膏於身以禦風雨此人之所以似獸也

久思神助

吾母少未讀書頗信佛法歸吾父時見同類誦觀音

七修類稿卷十七 義理類

六

經心甚愛之然以不識字爲恨心恆欲念之每一番葉徒悶而退一夕夢金衣大僧合掌向日能伏灾風火普明照世間舉此二句數次覺時似有得焉明發啓視此經不復齟齬隨口如注矣自是書亦可通人盡異之子則以爲心久靜則慧生况朝夕心思所致本體之明胡弗爲之助也但二句固卽本經而其義又似釋氏禪教此亦不可知耳果真有所謂佛耶

李易安

趙明誠字德甫清獻公中子也著金石錄一千卷其

妻李易安又文婦中傑出者亦能博古窮奇文詞清婉有漱玉集行世諸書皆曰與夫同志故相親相愛之極予觀其敘金石錄後誠然也但不知胡爲有再醮張汝舟一事嗚呼去蔡琰幾何哉此色之移人雖中郎不免

鄧攸棄子全姪

棄子全姪中興書以其子至暮追及攸復繫子於樹子意子姪皆幼勢難兩全故棄子而全姪今旣追及則不惟可與之同行亦知道路者矣劉須溪以爲無

七修類藁卷十七

義理類

七

是事此喜談全姪而甚之之辭也然考之本傳及當時之人言皆同則又實有是情嗚呼可與同行而又繫之樹有人心者可忍之耶此所以伯道無兒何天道無知哉噫晉之好名至此極矣

生死兩異

淮南子載齊人乘舟遇風波而恐死不暇久之自投水中東晉時太白犯少微處士戴逵憂其必當後摠者謝敷卒予以齊人非不貪生也畏死而反忘其生達非不畏死也以理之必至于死一可謂求生不生

一可謂求死不死又元人鄭玉字子美順帝召爲翰林待制辭而不仕天兵入徽州時要致之自曰吾豈事二姓者邪遂縊而死方回字萬里仕宋爲嚴州守宋末降元爲總管皆欵人也予以鄭旣不受元爵正當仕我朝却死於元此可謂當生不生方乃宋臣甘心仕元此可謂當死不死

趙元隆

趙元隆仕元爲廣西行中書省都事以才智聞於時吳元年王師圍永永守鄧姓者自盡先三月圍桂元

七修類稿卷十七 義理類

八

隆謂平章曰公宜與城存亡吾昔與鄧公同事良荷知遇今不死期劾寸尺之功六月王師入西門元隆守伏波聞城破引刀自盡事定男宗嶽收遺骨歸劉三吾有詩弔云白頭從事紫微垣一死能令我道完赴水何慙汨羅叟裹尸竟在伏波門他年作傳須朋友此日承宗有弟昆誰使甄侯諸將吏皆能爲國報君恩今元史未收予聞之桂人者

思禮堂記

吏部侍郎南昌張元禎爲吾鄉府尹陳彥成撰思禮

堂記發明墓祭之禮甚當人情但亦未深考於書也其曰周禮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殊不知周禮冢人凡祭於墓爲尸則墓祭之禮周公已立之矣又曰漢之時已有墓祭殊不知孔子葬泗上子貢廬塚三年魯世以歲時祠孔子塚則春秋以來有之矣况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如時祭祀則是孔子亦有墓祭之說矣今爲錄其文并少辯之使士人知有所歸也記曰夫禮也者出於天理人情之自然而爲之節文儀則

者也然時有不同或制有未備故三王不相襲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後之議禮者此其的歟墓而藏廟而祭者周禮也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也漢之時乃有墓祭亦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者先儒因其不見於三代而以爲非禮不能無惑焉且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祭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墓焉廟焉孰有而孰無也且人子之於親食焉則若見於羹入其門則若見其坐於寢視其柩捲而

不能舉視其琴瑟書冊而不相越矧於體魄之所在而可恣不之思漫不之省乎且古之祭者廟以貌之尸以象之裸將以求之陰薰薌以求之陽其禮嚴以周家具而人行之今之祭能然否乎然墓之祭亦三代之所當益而後世之所不可損者其不可拂人情而廢不行也明矣記成陳乃買鵠臚少卿唐泰碑於其子將磨去其文而刻此記有某進士見之以手撫碑曰其薄若此耶若再磨則不堪矣陳聞而止之買他石以刻焉此人亦善諷諫者歟

七修類稿卷十七

義理類

十

往來書劄式

洪武三年詔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非實議定凡致書於尊者云端肅奉書答則端肅奉復平交者則曰奉書奉復上之與下則曰書寄書答嗚呼今上之與下大字如批判狀下之事上豈特再拜而已哉

酒

醪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汁酒也酎三薰酒也醕薄酒也醕旨酒也曰醑曰醕白酒也曰釀曰醞造酒

也買之曰沽當肆曰醢釀之再亦曰醖漉酒曰醴酒
之清曰醪厚曰醠相飲曰酌相強曰浮飲盡曰醕使
酒曰酌甚亂曰醬飲而而赤曰酩病酒曰醒主人進
酒於客曰酬客酌主人曰酢獨酌而醉曰醺出錢共
飲曰釀賜民共飲曰醕不醉而怒曰釁音婢

拜

拜之議多矣諸書辯取不同今揭其所常行易曉
者以示吾子孫平衡曰拜謂磬折頭與腰平如衡也
卽今揖耳下衡曰稽首卽今之躬身至地頓首者頭

七修類稿卷十七 義理類

十一

叩地也稽顙者頭至地也太甲之拜手稽首者揖而
頭至地之久也雅拜者先下一膝卽今之拜也周禮
奇拜者一拜也褒音報拜者再拜也凶拜者拜而後稽
顙也之拜者古人兩膝齊屈如今之道士之拜也膜
拜者兩手合掌以受顙也肅拜者兩膝齊跪手至地
而頭不下也如今之婦人叩頭者今之婦人之拜以
爲始於武后不見出處惟史記後周天元令命婦爲
男子拜史官書之表其異也據此則婦人古亦不伏

地拜非始於唐也

祀武穆不當

宋太學卽今之按察司武穆王宅亦其地也故銀瓶之并存焉而太學宋時土地卽以穆王主之度宗朝狀元陳文龍初入太學時夢土神請交代至德祐末未亡時岳已早去而不奉其正朔今北司左街之廟猶將伯顏與岳王同祀一祠岳豈堪與讎人共哉累欲舉於當道不果今識於此後有識者必更焉

相反皆善

七修類稿卷十七

義理類

十三

孔子不飲盜泉而吳隱之飲貪泉李廣不擊刁斗而程不識擊刁斗皆古聖賢名將也何相反之如是蓋伯夷之非其君不仕伊尹之何事非君各得其當在

宋南北使臣禮

嘗錄得北使來宋朝時每初見宴於垂拱殿賜金帶一條二十兩靴馬鞍轡折銀五十兩銀沙鑼五十兩各色綾絹一百五十疋明日折牲餼各色羅綾三十疋又明日與伴使遊天竺賜沉香三十兩齋筵等物

四日浙江亭觀潮宴五日玉津園射宴自到闕至辭
朝大使密賜一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衣各三
襲金帶各三條遇聖壽節至者其正宴自舉盃起至
終席共四十三盞酒每一盃奏一品樂又有雜劇三
五百人水陸珍羞不可言也今忘其書昨見松漠紀
聞則曰虜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二十量罐
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斤油半
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麵醬半斤大
柴三束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
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麵二
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三量罐羊
肉二斤麵一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嗚呼南之
待北如此之厚則北人安得不動心來也北之待南
如此之薄求其事勢想不得不然也不知財就竭而
國就滅必然者矣予故錄出不特使知當時南北相
待之禮耳

生死一定

生死一定當死雖神醫莫治否則錯治亦無事也國

初蘇人葛乾孫文武雙全以至陰陽律數醫藥靡不
精究治人不特用藥喜怒頓挫皆能愈疾蓋術至神
巧矣一日曰今年六氣淫厲吾犯咸池殆將死矣然
必在秋後後因挽弓而致死血過日病作亟命子煎
大黃四兩子以太多減半且加別藥飲之不下而漆
病知之曰亦無傷我當明年死已而果然吾姪慶亦
善醫嘗告子曰不知孰先死予以子較我年小無病
又能導引服食又何以此問耶一日出治人在轎偶
胗曰子病矣回當服藥至家不一時而卒豈非命乎

七修類稿卷七

義理類

十四

故聖賢亦無上壽

元祐黨碑

廣西融州真仙巖多碑刻元祐黨碑亦在焉本朝胡
文穆公爲廣僉事時碎之此文穆自載於已集諒不
誣也何德祐航海時昇此物以行當時更無一人止
之者宋所以亡也

自作挽詞

夫至死之際而猶能自作挽詞亦偉矣若淵明之歌
詞三章了達此理不待言也秦少游雖多哀怨愴楚

之情然其實踐不得不然故東坡亦謂其能齊生死
了物我耳漁隱叢話以坡言爲過惟淵明可當殊不
思陶在放達之時秦當逐迫之日言安能不爾耶子
故嘗以吳潛謫循州臨終自挽之詞哀尤過秦亦可
謂達但視其能措辭說理否耳能則過人遠矣使秦
吳當官之目亦能如陶辭爵隱去則臨終之辭亦必
有可觀者

稗子

今人見人家子弟性雖聰明而外似能事所爲實非

七修類稿卷十七 義理類

十五

名曰敗子殊不知乃是稗草之稗蓋似苗而非苗也
竇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子其形
不可分別是也

史陳脫王失傳

宣德二年交趾復叛九月朝廷遣安遠侯柳升等伐
之選其才且賢者文臣禮部儀制郎中豐城史安祠
祭主事錢塘陳鏞等二十餘人同行後升等敗死寇
呼官軍降卽不殺而史陳二公曰見危授命遂死十
月十八日也後交趾守帥以死節者奏聞朝廷皆褒

贈而史陳守帥不知未聞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
有司以無官狀不可質竟泯滅其節

詳見東里文集

又正統

十四年秋處州賊人葉宗流哨聚馮公嶺漸侵府縣
浙江都指揮脫綱按察司僉事王晟往征之俱死節
焉處人至今能言其戰勝而勇死之狀者天下未知
也景泰中給事中葉盛御史林廷舉奏立祠以祀之
不果行亦至泯沒嗚呼使四公之子孫有高官大爵
者吾知其葉林之奏必行而楊東里之文爲證矣噫
人心果無忠孝者耶果專於勢利也耶此特予所知
者耳天下無實而享大名者又不知其幾耶

七修類彙卷十七

義理類

十六

